

《仪凤之门》:描写早期现代化的上乘之作



2月17日,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研讨会在南京举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叶兆言一直保持着稳健而旺盛的创作姿态,近年来先后推出了《刻骨铭心》《通往父亲之路》《南京传》等多文体的优秀作品,长篇新作《仪凤之门》首发于《收获》2022年第一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是叶兆言迄今为止创作的13部长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该作聚焦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的历史,书写南京在其中承担的命运。主人公杨逵和他一道拉车的兄弟水根、冯亦雄,革命党人张海涛、老李,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杨逵先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反抗清廷的革命,又稳稳抓住了下关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而成为商界名流。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穷途末路的中年,他涉足革命、商界、政坛,好似时代的宠儿,又为时代付出了代价。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书写对象由秦淮和鼓楼转移到下关

《收获》主编程永新注意到,叶兆言以往的南京书写多着墨于秦淮、玄武湖、莫愁湖,但《仪凤之门》里转移到了长江,小说的历史节点跟上海近代史的发展非常契合。

叶兆言表示,早在十几二十年前,他就起念要写一部发生在上海的现代化故事,但最后还是回到南京,因为写南京最顺手。作为老南京人,叶兆言以前对仪凤门并不了解。几年前开始写《南京传》的时候,他才对仪凤门有了更详细的认识——仪凤门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是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为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咽喉要道;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沿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冰冷的大炮径直瞄准仪凤门;光绪年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修好仪凤门,并在门下铺设了南京第一条近代马路,为下关开埠做准备;1931年,国民政府改仪凤门为兴中门,取振兴中华之意……小说以仪凤门作为一双见证历史风云际会的眼睛,书写命运悲喜和城市变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仪凤之门》标志着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在地理空间上的一次转移——从以秦淮和鼓楼为中心的空间区域转移到下关。随着这样的转移,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南京城市,而是在现代世界的版图上书写南京的城市故事和城市人的命运。这可能是叶兆言未来写南京的一个重要起点。“叶老师谈南京,不只是会谈六朝和明代,还会在现代化的路线图上言说南京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称《仪凤之门》是当代语境下一部不可多得的描写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上乘之作。“叶兆言永远怀着一颗炽爱好奇之心,试图写出一个不一样的南京,他以深厚的修为和独特的人文气质写出了南京城的林林总总,也写出了南京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嬗变。在悠长的时空脉络中呈现出一部鲜活的人物成长史、流动的时代发展史。”

城市文学的“巅峰之作”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说,《仪凤之门》书写了1907—1927年这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封建主义的根基发生了动摇,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叶兆言站在文学家的立场见证历史、书写历史,为我们描绘了历史进步中的艰难样态。小说主人公杨逵从黄包车夫误打误撞成为革命者,最后演进了商人实

业家,这其中财富如何创造、家庭如何组建、爱与不爱如何转换,理想又如何破灭,叶兆言探究了人物的这些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时代如何给人物命运打上印记。

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关注到《仪凤之门》与《南京传》的关联,是以非虚构的《南京传》和虚构的《仪凤之门》为南京立传。“《仪凤之门》有两个主人公,通常意义上的主人公是杨逵,写他的命运跌宕起伏的过程;另外一个主人公就是南京城。小说也是两条结构线索,显性的就是杨逵个人的命运沉浮,隐性的就是南京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称《仪凤之门》是城市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的特色在于,将沉重的历史时段轻松诙谐地放在上层和底层人物的命运当中展示,同时,把宏大的历史叙述放在充满着江湖气、烟火气的描写中。“你不要看叶兆言很淡泊,但他写起人物的江湖气来下笔很狠,杨逵也好,水根也好,南京人大大咧咧的江湖气让我比较吃惊。”

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认为,底层小人物遭遇大时代的故事,在叶兆言这里取得了突破。他在读小说的时候,仿佛行走于一个充满着帝王气和文人氣的城市,突然很惊讶地看见男人拳头一挥,用很江湖的方式打招呼。“兆言的书写,除了脂粉气、帝王气、才子佳人气之外,着重写了底层游民的江湖气。在底层社会常常就是说话靠的是拳头、刀子和银子,而眼镜镜片的厚度是不重要的。”

此外,作品在表现现代中国革命的传统资源、早期革命资源的多元、江湖文化和码头文化的复杂性等方面也很有力度和新意。“革命党人的交通工具是黄包车,所以黄包车夫就是他们的发展对象,何况还有杨逵这样读过几天书的可以改造的青年。”

意蕴丰富的“历史性细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从秦淮河到下关的仪凤门边,叶兆言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南京,呈现的却是大时代、大视野。“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条大马路、第一列城市轨道交通、第一座砖混大楼……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巴黎和谈以及许许多多的人物,每一页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背后是几十年扎实的积累。”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关注到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这一个细节,用几十个字或一百多字,传达出的对历史面貌和深层社会心理的揭示,远远超过几千字、几万字。这需要作家对历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

感受。”他举例说,小说里面写武昌起义爆发后,杨逵出城找人,城门看守会拽拽每个人的辫子看看是真是假,以此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国民党。“今天很多作家写历史都飘在那里,都是现找资料看的。兆言写历史特别地道,得益于他的长期积累。”

此前,叶兆言就《仪凤之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曾说,他的小说常给人一种印象——写得很真。对他来说,这既是表扬也不是表扬。如果将长篇小说比作一座大楼,事件和场景的真实,相当于房子里面的装潢,“你看我的房子,不说我的房子好,光说我的装潢好,我觉得挺煞风景。”

尽管叶兆言并不迷信来自历史本身的真实,但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史感的建立对于确立小说的真实感和人物形象非常重要,“实证的真实被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对读者的触动会更深切一些。”而叶兆言对南京和这段历史的熟悉,是刻到骨子里去了,不是简单地通过百度和知识堆砌就能够造就的那样一种文气。

不断刻画南京城的气质和性格

《仪凤之门》以细腻的笔触和详细的史料去写车夫的生活方式,这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刚想起美国汉学家史谦德的社会史名著《北京的人力车夫》。不止于此,小说还试图通过人力车夫再现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背后其实有很大的抱负。

徐刚认为小说有着城市地理学的意义,是城市的历史再现,“尤其是读了《南京传》后再来看《仪凤之门》,就会明显感受到小说里不断穿插南京的历史和景观,比如到了后面不断地写四马路、小西天、阅江楼。”他说,历史小说为了追求史料的准确性有时候会被史料压垮,但叶兆言的小说一方面建立在历史材料之上,另一方面是用文学想象去建构,是两者共同完成和再造的结果。

另外,小说也不断试图刻画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和性格。“北伐军和北洋军对峙的时候,南京人潇洒得很,大家耳朵里听惯了炮声,该吃吃该喝喝。”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亦有同感。“《仪凤之门》是南京下关的生长史和演变史,里面渗透着作者对南京城、南京人、南京文化的整体性的理解。对于南京饱经城头变幻的云淡风轻,实际来自于对安稳平常生活的渴慕,是经受砥砺与风霜之后的不屈和坚韧。这个渴慕不是来自于理性的认知,而是来自于肌体记忆。”

新书推荐



2023年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双雪涛
《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

《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是双雪涛的首部杂文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谈小说”,收录了作者面向写作爱好者的九篇专文:从小说的开头、氛围,到人物的塑造、意象与语言、结尾与修改……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实操经验;第二部分“岔出去的一段生活:谈电影”,以影视改编的成功个案切入,详细讲述了自己对于电影和



2023年1月
中信出版集团
李唐
《北京》

1918年,京城。刺客梦生在执行任务期间情感和思想受到冲击,想要换种活法;出身优越的知识分子双寒冰写新小说、关心现实,却决定离国去法兰西;马戏团团长韩



2023年2月
上海三联书店
美安妮·法迪曼
《病冲中的跨文化误解——致命还是要灵魂——医

本书讲述了一个在美老挝裔家庭为女儿寻医治病真实故事。黎亚一家是苗族难民,1980年从老挝移民到美国。黎亚大约三个月大时,突发癫痫,被母亲抱着来到默塞德医院就诊。不通苗语的急诊医生将黎亚误诊为“初期支气管肺炎”,开了药后便请他们离开。在以后的岁月中,黎亚频繁地进出医院,在被专业医生确诊后,她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医生发现,黎亚的父母根本没有



2022年12月
未读·贵州人民出版社
英·奥利维娅·莱恩
《回声泉之旅》

《回声泉之旅》讲述了六位文人与酒的故事: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田纳西·威廉斯、约翰·契弗、约翰·贝里曼和雷蒙德·卡佛。作者踏上旅途,实地探访酒鬼作家们的

文学两种艺术媒介的理解、小说文本和影视改编的关系;第三部分“与火焰的距离:杂文集”,精选了作者自2012年辞职开始自由写作后,十年来发表的与创作有关的杂文、随笔、访谈。

这本书是小说家双雪涛与读者之间一场诚挚的交谈,他分享了自己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其间的错误与弯路,失去与获得;他以十年来的写作实践与经验反思,向每一个心怀创作梦想的人,发出邀请和召唤——一个没有经过传统科班训练、但心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可以靠着手中的笔,劈开生活的荆棘,一步步靠近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在混沌不明的现实面前,我们至少可以透过阅读和写作,守住自己内心深处微弱的光焰。

老板在各地表演魔术,靠技艺在乱世中谋生……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悲欢离合和生命向往。

李唐是北京人,他从自己居住的劲松地区入手,挖掘这里的前世今生,写出了这部以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京》。李唐说:“写作者都知道北京是一个历史时空叠加的城市。北京城可能并不只有一座,而是有许多座,它们相互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如今北京的样貌。”

按指示给黎亚服药。在苗族,癫痫被认为是一种光彩的病,代表此人受到神召,所以黎亚特别受父母疼爱。黎亚的父母更相信苗族传统的治疗方式,他们认为医生开的药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致病。在黎亚病情越发严重时,他们已经无法信任医生能够治好黎亚。双方语言不通,所处的文化背景也不同,西方医学要“生命”,而苗族文化要“灵魂”,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导致一次次医病沟通沦为徒劳。

作者一方面以温情细腻的语言讲述故事经过,另一方面以人类学的笔法理性地论述在美苗族的民俗文化、过往经历与生活现状,两部分如蒙太奇般穿插进行,如纪录片般展现了一个关于生命与爱的故事,同时编织出一幅生动壮丽的群像。

足迹,经过纽约、新奥尔良和基韦斯特,再到安吉里斯港,带我们探寻在这六位作家传奇的一生中,酒与灵魂的密切关系。

奥利维娅·莱恩是备受赞誉的作家、评论家,曾任英国《观察家报》图书版副主编,撰写的文章多见于《观察家报》《卫报》等主流媒体。她还是2011年麦克道尔奖得主,曾获得英国艺术委员会、作者基金会,以及2014年艾克尔斯基金会作家驻英大使馆的奖励。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任